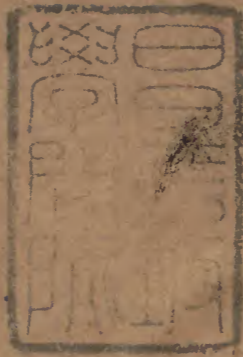


戰國策 七



漢書門			
八	八	三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八
函	冊
一	三
九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843
冊數	8 ( 6 )
函號	286 130

六



戰國策卷第七

魏世家文庫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南南有陳留及汝南之  
魏召陵隱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國許焉  
陵河南之開封中  
牟陽武酸棗卷

桓子

索地於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

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

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

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

之補曰王應麟曰周書云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  
者歟老氏之言出于此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

戰國策

卷之七

一

此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舍此不圖適足為智氏來伐之資正且與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元作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文侯

桓子之孫補曰名勣元年威烈王二年丁巳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口講補曰一於已也二國不伐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

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啜飲也盡一杯文侯謂

觀斯贊魏人補曰姚云後語作堵師思按左傳堵師段氏焉又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曰樂羊以我之故食

堵汝父但此作堵師則恐字有訛

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

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彪謂樂羊所謂隱忍以

烹矣敵人之遺之羹將以亂其心也有知不忍而以慈愛

以怒眾而成功乃其情則非憇然無以天性為者也觀

師贊之言其謗書之深乎雖然羊之義視分羹為有餘

比覆醢為不足使其投孟懔慨一鼓而德家國之憤亦

收功必矣介胃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豈肯以彼

易此哉劉子政以此事與西巴放麀並載而曰巧詐不

或則矣

如拙誠真名言也鮑雖為之曲說萬端奚救哉頃羽坐  
太公祖上高祖杯羹一語貽愧千古亦幸而不殺爾不  
然何以自立  
於天下乎

西門豹為鄴令鄴屬魏郡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補曰

一本子往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

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補曰一本有之鄉邑

老者而先受坐之士老者坐於衆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

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

物多相類而非也爾雅豨豨之幼也似禾豨豨正曰豨豨

本云禾粟下傍生牛之黃也似虎豨豨乃深黑色也

耳正曰豨豨猶言豨豨牛狸牛不必拘以色論豨豨亦黑色也爾雅豨豨黃蓋言倉庚色豨黑而黃增韻注豨黑

而黃誤也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似玉補此皆似之而

非者也補曰夫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而揚人之醜者參驗之則其好賢益不誠而且將以來讒賊之徒意則異矣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正曰孟子注守是

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

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

哉昔與之期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岳音文侯曰鍾聲不比乎

比猶協補曰比音左高言左方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

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官為樂正曰通

文二語甚明可推愚審言聽恐則乃明字訛衍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

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彭謂周哀世主

賢者夫其師友淵源有子方子夏之徒論誘規切之雖

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補曰大

事記史以田子方為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于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

好賢師下商友段于木敬田子方

武侯文侯子補曰名擊元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補曰正義云西河也稱曰河山

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補曰姚云侍坐元作王曰此晉

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

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

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

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

彭蠡湖在豫章彭澤右有洞庭之水汶補曰汶未詳史以岷山在

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南岳在長沙湘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

禹放逐之一本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後志高都有

戰國策桀居天而右天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

門即此關也而右天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

陰天谿即河濟彼言左故此言右之陽正曰按史左盧

河濟右秦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文不同盧

畢在其北地缺補云一本伊洛出其南孔曰伊水出陸

正曰伊水出今商州上洛縣南熊耳山至洛陽縣有此

入洛洛水出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至鞏縣入河有此

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太公世

家註晉

山險補曰索隱云在朝歌東北而右漳金補曰滏通借前帶河後被山有此

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

城非不高補曰姚云劉本此深也字人民非不眾也然而可得并者

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

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本

有小異補曰起傳與說苑文同末云由此觀之在德不

在險君若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史遷曰吳

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

其軀揚雄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

以加諸二子論之當矣然其言不可以人廢也西河龍

門之河地即同華等州魏之險阨也一傳惠王其地日

削于秦至納上郡之時盡矣險豈

足恃也哉起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武侯子補曰名營元年烈王六年辛亥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說文澮水出霍山

敗韓馬陵敗趙于禽樂祚趙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

懷補曰座徂戈反祿之閑田以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

直而不倚直直前倚邪行棟撓而不避者撓折也喻此吳起餘

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脉見其幽沃利害

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嬰襄之力也二人下

士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

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

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嬰襄田各十萬王

夫

日

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  
 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  
 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  
 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盡也亦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卻至驟稱其伐彼已隘  
 矣補曰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為相而害吳起以計疑起  
 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即座也澮北之戰  
 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其嗣受賞何其前後之戾邪  
 大事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  
 國伐澮獲其將公孫痤謂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  
 公孫痤惟趙世家秦魏年表云虜太子痤孟子梁惠王  
 長子死焉蓋太子申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  
 虜太子  
 痤者非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者人

能避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此公族官  
 故云及太子官正曰公叔曰痤有御庶子別於國官  
 如耳羅為文信侯少庶子之比說又見秦韓等策公  
 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  
 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  
 國事聽鞅不亦悖乎補曰史載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  
 乎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言上言殺臣  
 能其君之聽否下不能測鞅之去就非悖而何公叔  
 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補曰大事記顯王八年公孫痤  
 之而終於相也今年衛鞅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  
 自魏適秦則痤死必在今年衛鞅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  
 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  
 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商君傳

秦有韓字一本下圍梁秦獻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正日

救之韓公叔痤之戰不聞燕趙之救也時方敗趙趙豈得

王徙都大梁後不可考矣徙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楚宣

都大梁在惠王三十一年策云圍梁不云少梁圍梁必惠

同時也王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

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新鄭鄭近梁

哀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即謂韓計者為梁不如構三國攻秦元在趙策

不明且當從舊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

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

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

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

王曰寡人自為知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

罷質果不得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章年時因舊次

則徙都大梁以後事惠王三十一年秦虜公子印後徙

梁而韓宋魯衛之朝乃惠王十五年也舊次恐不如此

梁主魏嬰史作嵒音相近觴諸侯於范臺此十五年魯衛宋鄭

書韓宋魯衛為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強諸侯相率

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

桓侯即公別成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其公補曰李善注

釐侯即昭侯作舉觴大事記魯君舉觴古者於旅魯君興避席擇言

也語於是道古即晉所謂杜舉也博物志言作酒而

擇善曰昔者帝女蓋堯舜女合儀狄禹時人

而言正日無考

而



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

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噍噍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補曰噍苦筆反

高注快也則易牙太公世家注維坐乃煎熬元作燔炙

當茨却反煎火燔物補曰有汁而乾曰煎乾和調五味而進之桓

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補曰後世必有以味

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詳未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

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

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白上視下曰臨集韻仿

曰姚云強臺一作荆臺崩山一作崇山其樂忘死

類聚引彷徨一作方渥亦蕪文類聚引也其樂忘死

補曰說苑云楚昭王欲之荆臺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

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

地使人遺老而忘死王不可遊也後漢邊讓遊章華臺

賦云楚王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

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曰廣坐聘

也荆臺即章華也淮南子云合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

許諾云云莊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

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陋之人不可

以當此樂也注料山名方皇水名右三說聊記以廣聞

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書註澤障

曰亡其國者蓋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

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南威之美也補曰

見荀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臺林地缺有一於

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

相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尼孫湫曰

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也中弟

日註以下說推之無明徵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

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

盼宿將也而孫子也善也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

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

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彪謂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為王則譎矣故夫譎正

未卒而譎隨之惟其心之不正故也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補曰高註太子申也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

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

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太子自將攻

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之外無加也

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

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

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眾希賞也太子雖欲還恐

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

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元在宋策魏記三十年有彪謂此申

生伐臯落之例晉國之覆轍也里克之諫惠王非忘之而忍為之故孟子以為不仁補且以過宋而徐子言之

後舊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  
 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  
 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  
 者得度法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  
 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告急於齊齊  
救趙伐魏正曰按魏伐趙趙告  
 急於齊齊救趙伐魏乃惠王十八年敗于桂陵時事此  
 三十年魏龐涓伐韓齊田忌孫臏伐魏以救韓魏大發  
 兵使太子申將與龐涓合軍拒之戰于馬陵魏師大敗  
 殺太子申龐涓魏驪以下並大事記文從孫臏傳說又  
 見秦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  
 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謂得度知計王若欲報齊乎則  
 不如因變服不為人君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游

人而合其鬪游謂使人游二國之間也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  
 齊罷音疲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  
 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畜自比犬馬也田嬰許諾張丑曰不  
 可戰不勝魏此設辭也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  
 勝也勝謂不敗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  
 萬乘之魏而甲秦楚居二國之上補此其暴戾定矣二  
國謂齊暴戾決矣正曰姚本甲作甲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  
 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  
 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  
 大敗齊於徐州彪謂施之策齊楚如視白黑數一二可  
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邪豈言

之而不聽邪以施之智其於策馬陵之戰不勞慮矣張丑者亦施之倫與

惠施為齊元作魏交為猶令太子鳴魏記唯申及為質

於齊王欲見之魏朱倉人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

子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

然公子高在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

也

襄王惠王子補曰名赫元年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且駕車用牛故

候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

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弛解也昔約今

解更曰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

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

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說以說是其唯惠公乎

也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

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變水齧其墓變

流也補曰姚云後語作變水註引荆楚記宜都鳥水按

季歷卒葬鄆縣之南皇甫謐云楚山一云瀾山鄆之南

山雖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變水所齧故云呂氏春秋作葬於

流也一日潰也墓為漏流所齧故云見棺之前和和棺兩

初學記引一作瀾山論衡作潛山見棺之前和和棺兩

曰王篇稱胡戈戶卧二反廣韻作文王曰嘻先君必欲

縣皆云棺頭也此作和蓋音通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變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

朝張幕繹如朝廷然補曰姚本張於朝註百姓皆見之

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

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

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秦稱民黔首非

此時語也正曰禮祭義亦有黔首字非始於秦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猶

撰正曰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

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

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

示天下豈小功也哉補曰雨去聲為之為及之為去聲張之反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齊宣十年此二年正曰犀首謂梁

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

楚而與乘之與齊乘楚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

是太子之讐報矣太子申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東有鴻溝項羽紀註詳在

滎陽補曰蘇子秦也下南有字恐衍陳汝汝水出弘農入淮補曰陳宛丘

也而南下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鄆下並屬潁川正曰

衍有字川有許鄆二縣又有鄆陵縣故所稱多惑昆新鄆屬南

水出南陽昆陽舞陽屬潁川邵陵屬汝南新鄆屬南

音索隱云屬汝南郡即鄆丘七思反又東有淮潁潁水出

陽城補曰沂水出秦黃陳留外黃正曰黃說煮棗無

淮見前疎補曰姚本煮棗下有海鹽字徐廣云煮棗在濟陰宛

句正義云冀州信都縣東北有煮棗田宛句者在河

東

南信都者在河北無疎姚註曾作無胥史同按蘇代曰  
 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徐廣云紀年魏救山塞集胥  
 口正義云魏志武帝於清淇二水入焉西有長城之界  
 宿胥故瀆開白溝道清淇二水入焉西有長城之界  
 卷縣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補曰大事記今開封陽武縣  
 魏惠王十二年魏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長城即上  
 所指又十九年魏築長城塞固陽正義云自鄭濱洛北  
 由銀州至勝州固陽縣為塞固陽有連山東西黃河西  
 南至夏滄等州按蘇秦說合從在惠王後二年後北有  
 七年納上郡地則此時固陽之長城猶魏地也  
 河外卷衍燕酸棗補曰正義云河外即河南地卷丘權  
 策史無燕字按張儀說魏亦云秦下兵攻河外外拔卷衍燕酸棗正義謂河外即其地也地方千里  
 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廡田間屋廡下周屋曾無所芻牧牛馬  
 之地居人多故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  
 於三軍之衆如軍陣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

然橫人誅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謂國

魏不被其禍謂橫人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

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

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受服於秦

祠春秋助秦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

千散則非禽夫差於于遂補曰于遂見秦策武王卒三千人革

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

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蓋以

首項紀註士卒阜巾補曰史記註魏氏武卒衣三屬之

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寸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補三

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大事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補

記荀卿所謂魏之武卒也

卷之七

三

正義云所徒謂烹炊供養雜役所音斯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

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

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

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

偷取一旦之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

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

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綿薄弱也正曰詩綿綿瓜瓞傳不絕貌蔓蔓元作蔓蔓若

何蔓延也若漫則無文之稱耳若何毫毛不拔喻樹將

成斧柯柯斧柄補曰家語孔子觀周廟金人之銘曰罔

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

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

秦之患故倣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

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

之詔詔之敬以國從秦傳

張儀欲并相秦魏儀相魏在此十三年正曰秦故謂魏

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約謂使韓韓

氏亡史厭韓氏之亡謂趙獻與厭俱在楚曰公何不以

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補曰走儀兼相

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補曰大事記魏魏不事秦以公

孫衍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  
 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  
 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請以事委衍以為衍  
 功韓有功魏乃任之正曰大事記合則秦魏之交可廢矣  
 魏任衍則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  
 以為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衍傳有補曰大儀者公孫衍問之也衍傳稱衍相魏張儀去則不然以儀傳考之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王卒復說其嗣君久之始去魏相秦爾愚謂儀說魏合秦襄王久而後聽惠王之崛強猶未入其言故公孫衍之間易為力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

齊畏三國之合也

楚魏燕

必反燕地

此齊宣因喪伐燕所得正曰按史易王初

立齊宣王因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必非此時策云伐齊存燕蓋齊人破燕後事也

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

於齊秦也齊遂伐趙

趙魏鄰也伐之以動魏

取乘丘

屬秦山補曰正義云乘丘

故城在兗州

收侵地虛頓丘危

補曰虛謂殷虛今桓州所理頓丘故城在魏州

頓丘縣東北括地志二

楚破南陽九夷

疑當為九疑正

同陽屬魏餘見秦策下文連九疑許鄢言之故也大事記

李斯書云惠王用張儀計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即屬楚之夷方孔子在陳蔡相去不遠所以有欲居

內沛豫州郡內言入其地正曰

許鄢陵危王之所不得者

新觀也

屬魏郡補曰正義引括地志觀津在冀州東陽一云武安縣東南本趙邑今屬魏今詳名新觀



若恐以此大事記主屬清河又云魏惠王三年齊伐魏  
取觀津報王四十二年魏冉敗趙魏取趙觀津所屬不  
常而道涂宋衛為制言雖得新觀路所事敗為趙驅謂

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伐楚亡將及魏故奔走援之事成功縣宋衛地成謂楚與之

輕重係之魏王弗聽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

以近河外賞猶勸也韓時饑因勸之就粟於河外河外

恐韓王字當在令下而衍一以字謂公魏王懼問張子

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補曰此河內修武秦韓合而欲

攻南陽無異也言無且以遇卜王睦故遇者相好也

王不遇秦韓之卜也决矣决無他疑韓以魏不與秦遇

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尚言欲廣魏救趙廣猶心廣體胖

書者述其遇秦之效魏昔懼而今心廣又豈元作楚

能止齊伐趙也正曰寬廣也竟魏之夏也斥元作楚

人遽於革下地缺革豈高邪遽傳遽楚以傳來許地魏

華疑伐齊之事遂敗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左

華未詳補曰楚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

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補補曰如下宜儀之言

為資而反於楚王反言報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

楚軫自是如楚正曰楚策云楚王喜欲復之未知即以

時事此時如楚否策云儀善於魏王王甚愛之當是惠王

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臣其君天下皆欲以為

求壤地乃以為資而反則前日所云一時口給禦人耳

戰國策

卷之七

豈其情哉

張儀欲窮陳軫時在楚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元作倍音背

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公翁同項羽曰物之湛

者不可不察也湛謂其謀之深鄭疆出秦疆白秦出在楚補曰韓策鄭疆載金入秦

必重迎公軫在楚必合齊而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

也必勸王多公之車王楚懷補曰郢中公至宋道稱疾

而毋行使人謂齊王閔正曰大事記張儀相魏在惠王

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使東來齊無之魏而見

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

楚以案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所猶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

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為可不知是其可也

如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亡得無也正曰姚本亡作而下文有如是

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

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塞不明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

也事不明而欲王必從是劫王也王而從之失其半矣

同聲必非皆知其可而智術之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

居半也彼劫王必以從失其明者之半也此策云欲以

劫王

卷之七

魏合於秦韓亦  
當是惠王時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魏人謂張子曰魏  
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今公相  
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  
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閔曰  
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惠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  
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  
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  
秦攻齊楚正曰言魏割地合於秦齊楚復攻魏而秦  
救之則齊楚罷敵不足以應秦此策亦當在惠王時其  
弊不足以應秦二國嘗戰今必當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

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

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補曰齊

王死儀乞之梁以致齊伐儀使馮  
喜說齊王云云其言頗與雍沮類

哀王

襄王子元年慎觀王三年癸卯正曰哀當  
作襄說見前鮑所次多惠王時事見各條

謂補曰章張儀臣補謂齊王閔正曰曰王不如資韓

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齊使因以齊魏廢韓

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

此士言其效也齊廢公仲而是公無患此士計非先逐

逐儀故公仲據儀不合齊公仲之名朋也元在韓策正曰事與公仲公叔相涉當

從舊策有魏因相犀首之  
語當是惠王時說見下章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陳軫

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

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食而無事

衍無事必來四字無事必來補曰四字恐因下文衍犀首曰衍不肖不能

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

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李從趙人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

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教臣與燕趙故矣言與

之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

入言不久於彼旬五之期期以十日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

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為行具所

當犀首日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

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

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得魏後於諸侯

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使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

且任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懷聞之曰李從

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為主約故諸侯因衍以合魏犀首

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從與衍皆為魏

約耳而因衍者眾故楚亦因之背從者欲專於衍也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

為不可不可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

主天下之事復相魏復言得四國又相魏也非已相罷而復衍傳有在張儀初相之後

彪謂軫之所言唯此有七國押闔風氣不然醇乎醇矣  
補曰軫傳以李從為田需正曰陳軫過犀首而不見宜  
若有憾焉而必見之又教之以收天下之任何也二  
人皆不善於張儀者也激犀首以重任皆所以傾儀而  
已鮑氏於軫深所歸重此章知其失不可捨則曰不然  
醇乎醇矣鮑因軫答秦王之楚之對而亟加矜獎曲為  
之說故遇亦屢適其微非好為攻  
發也犀首相在惠王時說見下章

齊王聞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不親魏王懼恐

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

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度其至先以

五十乘至衛問齊行人補以百金問私見之正曰問居

百金猶云行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

二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

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

使公孫子勞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元作

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按上章張儀將相魏犀首以計

所謂以計去之在儀欲用之初衍得相宜在儀復相秦

之時也正曰大事記書魏惠王後十三年秦張儀免相

相魏魏不事秦以公孫衍代相解題云衍傳稱衍相魏

儀去則不然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惠王卒後魏

去魏復相秦魏合公孫衍請和於秦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補曰

此下有日字乃和成固有秦重和補曰二本標以與王

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正曰此策惠

襄之世不可定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未詳為衍謂梁王

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為

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

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彪謂此用賢而使不

肖問之之說也而衍也非其人也補

曰此策若作魏將則恐在襄王時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正

齊宣十一年魏惠後三年趙肅侯十八年公孫衍欲敗

從田盼本非與謀故其聞衍之說猶能以川兵難之既

而誅於其言勸兩君以聽衍而身將齊魏之兵蓋征於

戰鬪之習障衍計中以成其欺以欺和好快讐秦之欲

皆盼之為也觀馬陵之役魏客之言張壯說楚之辭知

盼為鄰國所畏百姓所服今以此事觀之盼亦優於勇

而短於謀者也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

田盼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

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

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

二士之謀困也二士士衍盼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構難

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子乎田盼

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補二字補曰姚田盼遂得

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

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田

需從中敗君補曰一本標君一作臣又作之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

戰國策

卷之七

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

也猶股肱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補曰一本標毋謂天

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內謂親之稱羣臣則衍與焉

與內之羣臣皆不以為然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母敢入子之事入猶

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何胡猶犀首許諾於

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文田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補曰田文為魏相蓋犀首約結於嬰召其子而相之也

下章與此同事宜在襄王時非文奔魏相昭王事也

身相韓衍欲相韓也下言置田需以稽二人則衍仍留魏矣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陰

時屬韓故下蘇代說昭魚亦云正曰王曰不如其為韓

陰晉魏地衍實魏人其善韓非以此王曰不如其為韓

也衍而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若言助之力正曰

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與事於世中道

而不可中道猶中立也言且王無所聞之矣不聞所以

彼有外心王王之國雖滲言浸微浸弱樂而從之可也

不得而聞之王曰需非吾人也

於側舍猶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

需非二人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

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

王盾需於側盾措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身王而國便於

事補曰一本而便於事又姚註云劉去身利字一無而字似義長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彪謂哀王於是有人君之言不亡需是也惜其不旋踵需不入衍之事蘇代入之矣待衍如是可也如得賢而付之闕外若此者不亦殆乎正曰魏王始聽犀首而欲外田需復因蘇代而置需以稽二人賢否之不知用舍之不能熒惑於游士之言而拱手以聽之其辱昏甚矣

史舉即甘茂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

王讓先生以國衍以此說儀使之為王為堯舜矣而先

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弗受國故致邑

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任猶信也舉既

非之而數見史舉不辭而去補曰據此讓國之說不特

之故王疑之惠王時事

楚王懷攻梁南韓氏因圍黃元作蓄下同成恢魏人為犀首謂

韓王襄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

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

勝大梁不能守而又况存黃乎若戰勝兵罷罷音疲大

王之攻黃易矣正曰此策時不可考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

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如木枝分布而四方湊之如輻如轂

無有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

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言陳鄭所至皆平地南與楚境

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惟



梁無之皆守亭障者參列之千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為

以卒戍守右夷門關粟糧漕庾漕水運庾水漕倉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

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

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

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

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

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

有事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

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

衛取晉陽補曰史作陽晉正義云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則趙不南趙不

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上從者趙故不言其他

三字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

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

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

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

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眾多然而輕走易北不

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

攻楚而適秦適猶歸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

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

丙作乃

辭猶大 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

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

腕搯把腕也瞋目瞋張目也切齒言之力也正曰荆軻傳索以

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率其說惡得無眩哉

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補曰周語衆口鑠金

金石猶可銷史下又有積毀銷骨金註衆口所毀雖故願大王之熟計之

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種東藩築帝宮受冠

帶祠春秋效河外儀傳在諸國之先彪謂魏邇秦而無

儀先之魏一搖而諸國動矣敗從之約魏其過歟使魏

而釋其說曰秦豈能有愛於我哉兵來不除道何為以

說客先之是知其不可而誅我也且我事秦安得高枕

而無憂哉如是展轉計之則儀之辭屈矣魏不搖諸侯

將又曰彼魏四達之國又邇於秦彼猶堅約不動我何

懼乎秦如是則諸侯一矣惜魏之不知出此也補曰史

張儀留魏四歲而襄王卒實惠王哀王立實襄王張儀

復說王王不聽於是儀陰合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

齊又敗魏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諸侯震恐張

儀復說魏王云云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事在

襄王二年正曰顯王三十六年蘇秦約六國合從次年

秦使犀首欺齊魏以伐趙而從約解慎說王三年蘇秦

約六國伐秦再申前約也兵至兩谷關秦擊之而走次

戰國策

卷之七

七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

也書容抽江丑用 然矣鮑之責魏殆未深究夫事情也補曰搯音厄蠢愚

可也切於秦之強而患於與國之不一後三年魏復

背秦合從其情可見矣惜其自同連雞中兄弟爭財之

料而相與以趨於亡從之不可合合之不可久其勢則

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皆魏人補曰一本肝謂田

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

齊言縱楚使深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

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補曰姚註董慶以善魏而

疑之於楚也正曰時不可考

張儀走之魏傳言秦武元年羣臣惡之乞之梁此九年

云不納恐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非是時事

也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子

長色衰重嫁而已重猶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

婦者魏王因不內張儀彪謂丑之自此若此豈可望於

亦魏媼之耄者耳

魏文子田文正曰田需周霄孟子時有此人至是三十

襄王時孟子見梁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

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閔王欲得齊則胡不

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

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二人雖善文今衍薦文文必

魏王令惠施施自孟子時至此亦三十餘年正曰施

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謂乘數鈞也將測交也測猶

視何國厚君使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

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施欲楚楚王聞之因

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

生倒樹之則生補曰姚云倒劉作側愚謂倒字勝折而樹之又生然使

一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

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

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補曰此與孟子雖有

天下易生之物云云語相類而意在自樹又云子必善左右則君子小人之用心可見矣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嬰正曰史索隱

以為田文按嬰卒於閔王之世大事記附見於閔元年此事在四年後犀首之有一人相

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

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

奈何代曰若其為梁王若汝也補曰一木君其為考下文是代詩說君昭

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

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

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

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

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以史補王曰下八字

正曰史有此八字按此乃蘇代請昭魚為王而設為說王之辭無此固可也代曰莫如太子

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固猶久補曰不以一本作皆以

史同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印也補曰秦武王初置丞相用

悖里子甘茂在張儀死後此云丞相壘則魏已有此名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

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

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魏記九年有補曰大事記報王八年書秦逐公孫衍

謂衍已去秦事不復見韓非子載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

乃誅之然則衍去秦後終為魏所殺也愚按陳需即策

中田需而策以田需死後魏欲相犀首其說不同當考

又報王二十二年伊闕之敗策云公孫衍割地和秦大

事記猶著其名豈別一人耶李兌約五國攻秦時亦有

公孫衍去此又九年上距犀首為秦大良

造時幾五十年嘗疑其甚遠說見趙策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

因使其人儀之為見者齊大夫見賢最與強見王也正曰

命之臣儀使其臣為見者之齋夫以問伺之補曰齋夫

書註主幣之官秦制鄉有齋夫職獄訟收賦稅漢有虎

同皆小臣之名問見者問以候因無敢傷張子此九年

魏時正曰無考

周最入齊魏不善之正曰周策為最謂魏王曰王不去

公修虛信云云不如謂王曰請入齊此語在田文相魏

昭王時是最先見逐於齊今復自魏入齊詳周策所載

必最後欲之齊而魏秦王武正怒令姚賈讓魏王秦所

聽之非不善之故也魏王武正怒令姚賈讓魏王秦所

置以相魏者補曰此因下文魏王為之最蓋秦亦怒

為王通天下語生說無據魏王為之最蓋秦亦怒

是時齊秦交惡而秦欲合魏最自齊走魏人言其不忍

背齊而今復之齊必復為齊所厚者魏雖欲合秦而猶

牽於收齊之說其入齊蓋魏聽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

下矣齊秦為敵魏既以最通天下於秦則外齊矣今最

入齊天下不知以謂魏使之齊敗齊事因不通齊

天

矣正曰齊秦為敵齊逐最而魏收之天下信魏之不與齊故曰為王通天下今最遁入齊則天下知魏絕最而齊收之齊何以做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齊納魏所不

之正曰最遁魏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之絕明矣秦可以不疑魏之與齊也大國欲急兵齊伐

則越趙而已為促使應秦也魏不善最而言為最所以自十餘年高誘欲以為陳賈若此人者可也蓋陳舜後得

為姚姓而孟子與秦武魏哀時猶相及獨以毀韓非相毀之人為此則年時相絕大遠矣可乎哉

補曰越趙說見周策正曰姚賈說見秦策

秦召魏相信安君史不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

武或昭正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為信安說黨不必忠今

臣願為補補曰願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

自使有要領之罪要領斬刑也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

三事一反一正

殷作二大

智能以為知罪也

事於魏謂別置相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

塞趙也信安必右趙者秦召臣又恐趙之益勁也交魏

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魏信即信其智能而任用

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惡猶今王之使人入

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魏必舍

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

事而退謂去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

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

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亦去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

秦此舍猶棄奪其愛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

而我亡也

我魏也秦本欲塞趙而云然此魏自疑之辭非必秦意

趙安而我危也

則上有野戰之氣

將與秦戰

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

勁也

魏不能獨抗秦必結趙正曰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合其所愛信者用

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已亡趙安而大王欲我獨危則必戰必守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也

完魏

補補曰姚本有魏字

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

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

不事

國危而權輕

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

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

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

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

元作講

難於秦兵為

招質

言於用兵為招為質招言召兵質猶本也為之張本正曰招質未詳

國處削危之形

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

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

下王

下亦事也

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

得地則堯益重

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彪謂堯舜讓天下而何愛於地

此特辯士欲重其事而言之過若此者不一也正曰此類註不必辯

樓梧

魏人後又作梧

約秦魏魏太子為質

此十二年朝秦正曰世家襄王十二年太

子朝於秦秦來拔我皮氏未拔而解此策云太子紛疆為質既而留於酸棗昭衍說後不云復遣當缺

魏人

正曰

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

還猶反也兩國相與好惡

高註魏臣

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

負言魏得利而強將不事

循環不定補曰高

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

而強將不事

卷之七

三

秦所謂還反負秦之日太子為糞矣即所謂糞之正太后坐

王而泣使王坐而泣於前王因疑於太子不決合之留於酸棗

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

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與我約矣言期以太子

不遣為此故伐邪正曰言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

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昭正曰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

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

而下與國與與國共伐魏臣恐其害於東周不欲正言魏受伐

魏可知元在秦策正曰交載秦魏事從舊可補曰為周之為去聲秦楚攻圍皮氏亦十三年補曰一本為魏謂楚王懷曰

秦楚勝魏魏王之恐見亡也必合於秦王何不背秦而

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豈秦歸太子而攻秦恐失楚

必効城地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背

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秦恐許楚城地欲與之復攻

魏樗里疾怒欲與魏攻楚恐魏之以太子在楚不肯也

為疾謂楚王曰外臣疾使臣謁之曰敝邑之王昭欲効

城地前許之未入也而為魏太子之尚在楚也是以未敢王出

魏質臣請効之而復固秦楚之交以疾攻魏此疾速也

作名楚王曰諾乃出魏太子秦因合魏以攻楚補曰大

通王九年秦甘茂樗里疾伐魏皮氏未拔甘茂棄軍奔齊

樗里疾與魏和罷兵按茂傳茂言秦昭王以武遂歸韓

茂刻卷



向壽公孫衍怨讒  
茂茂輟伐魏云

魏太子在楚為元作樓子質而楚任之於鄢陵楚用

所封正曰此語本記其人與樓子言於鄢陵之地鄢楚

太子合楚之謀非從也曰公必且待齊楚之合也以救皮氏

今齊楚之理必不合矣彼翟子強也魏人仕齊正曰魏

合齊秦外楚以輕公人翟公必謂齊王曰魏之受兵

非秦實首伐之也楚惡魏之事王也故勸秦攻魏齊王

故欲伐楚此七言齊本自欲而又怒其不已善也必令

魏以地聽秦而為和以張子之強言儀有秦韓之重齊

王惡之而魏王不敢據也言魏襄為齊還儀正曰策謂

儀於魏者謀如此耳魏襄之時不開逐儀也且此語本

謂以儀有秦韓之重而齊王惡之魏王不敢據之以為

鈞之出地以為和於秦也鈞言齊豈若由楚乎秦疾攻

楚楚還兵魏王必懼正曰楚還兵者復兵與公因割汾

北以予秦而為和汾北魏地鄢陵宜因其懼合親以孤

之欲之也臣請為公說之乃謂樗里子曰攻皮氏此王

之首事也首言出兵正曰首而不能拔天下且以此輕

秦且有皮氏於以攻韓魏利也樗里子曰吾已合魏矣

戰國策

卷之七

三

無所用之

故史書未

對曰臣願以鄙心意公

意猶公無

以為罪有皮氏國之所大利也而以與魏公終自以為

不能守也故以與魏今公之力有餘守之有餘力何故

而弗有也擣里子曰奈何曰魏王之所恃者齊楚也所

用者樓鼻翟強也補曰鼻字書無此字韓策作鼻即鼻

云與此事合疑今齊王謂魏王曰欲講攻於齊言欲講

皆於我夫魏求救欲講而已而齊燕言攻故主兵之辭

也是弗救也楚王懷怒於魏之不用樓子而使翟強為

和也和齊怨顏已絕之矣怨魏欲絕之魏王之懼也見

亡以有亡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此強樓鼻欲

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補曰此二語公不如按魏之和

按謂主之正使人謂樓子曰子能以汾北與我乎請合

於楚外齊以重公也此吾事也疾言此事樓子與楚王

必疾矣言應又謂翟子子能以汾北與我乎強亦必為

合於齊外楚以重公也翟強與齊王必疾矣是公外得

齊楚以為用內得樓鼻翟強以為佐主魏言之何故不

能有地於河東乎言且得皮氏按此蓋鼻在楚欲因楚

之又說擣里凡其辭兩言齊楚翟樓示無

所偏也而於楚獨曰吾事則是為樓子也

獻書秦王昭正曰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

謀恐不出於計矣非得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

之要也腰人身之中有蛇於此兵法所謂率然補曰見孫武書及李靖問答擊其

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

天下之脊也補曰一本今梁王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

要斷山東之脊也要猶欲正曰要同上義山東春天下要與上互言之示者顯取之之意

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

合山東尚強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

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不補補曰作必不諱順

又下必字必能救地可廣大國可富兵可強主可

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試謂先之以其弱可必克也周

紀註密須在安定陰密補曰密姑姓國在今寧州史周紀西伯伐密須詩所謂密人不恭者也此誤以為湯又

云試之於弱戰國游言聖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

賢事多妄謬此尤顯然者也

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讐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

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藍田秦地疑衍文彪謂攻伐先後理

正應爾故司馬為秦議以伐蜀為先而我蒞祖欲平太

原諸國亦先平蜀正曰秦之攻楚多道藍田武關以出

攻如敗楚藍田之云秦人善遠交近攻之策蠶食諸

侯先三晉而後齊楚卒以成功其用兵之序可考矣此

策魏畏秦攻移禍於楚故飾為之辭而鮑謂征伐先後

理正應爾夫豈識當時大勢哉又以司馬錯先伐蜀宋

魏秦伐楚秦昭六年與韓魏共攻楚此十八年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

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合秦楚戰王交

制之緩時為秦計耳故明年相秦

昭王

哀王子補曰世本名速元年赧王二十年丙寅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

此二

魏令公孫衍乘

勝而留於境

乘言因秦勝我留而與之講若秦既去則無及矣補曰公孫衍說見前

請卑

辭割地以講於秦為寶屢

魏人

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

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

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寶屢關內侯

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為晉補曰

關內侯之稱小獨起於秦

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

聞周魏令寶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

因地講秦

夫周

君寶屢奉陽君之與穰侯留首之仇也

補曰奉陽君即李兌說見趙策

也言與穰侯留首之仇則二人欲陰取以定封之事也

今行和者寶屢也制割者

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

后穰侯之妙

而欲敗之必

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

補曰淮南子孟卯王註齊人引策芒卯

勿憂也臣請發張倚

魏人

使謂趙王

曰夫鄴寡人固形

言形勢必不能得者

弗有也

形猶勢也高註為刑法雖通而此書多作形

今大王收秦

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

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絕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

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徹

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

閉關絕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徹邑所以事大王

者為完鄴也今効元作郊補曰當從上姚註云孫一作效鄴者使者之罪

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

而支秦此六年書卯以詐重者此也彪謂此馮亭上黨

敗有多寡之差其貪而不明真父子也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國之

中猶內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

元作羊下王屋在河東垣洛林即蘇代所謂林中之地

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謂為之中則臣能使魏獻

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

上地也上流之地近秦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

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

齊據地必不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

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

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王

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

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

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

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補曰姚然

曰國有事未贍元作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

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代

元作秦

拘於魏欲走而之齊

元作魏氏閉關而不

通齊使蘇厲為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

時未舉宋此

正曰正義云涇陽君然齊弟懼也齊蘇子告秦

封涇陽

君而秦不受也

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

不受者不信齊王

與蘇代也

疑其善魏

今秦見齊魏之不

合如此其甚也

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

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

故王不如復東蘇代

使

齊之秦必疑齊而不聽也

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

則地廣矣

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

五國伐秦

成澤之役

無功而還其後齊欲伐宋而秦禁

之齊令宋郭之秦請合而以伐宋秦王

昭許之魏王畏

齊秦之合也欲講於秦謂魏王曰秦王謂宋郭曰分宋

之城服宋之強者六國也乘宋之敝而與王爭得者

楚魏也請為王無禁楚之伐魏也而王獨舉宋王之

伐宋也請剛柔而皆用之

宋強宋弱

如宋者欺之不為

逆殺之不為讐者也

王無與之講以取地既已得地又

以力攻之期於昭宋而已矣

臣聞此言而竊為王患

秦必且用此於王矣

元作王以求地

既已得地又且以力攻王又必謂王使王輕齊齊魏之

交已醜也

又且收齊以東索於王

補曰一秦嘗用此於

本更索

秦嘗用此於

用伐宋之策於魏

魏

卷之七

三

楚矣又嘗用此於韓矣願王之深計之也秦善魏不可  
 知也已言不可信故為王計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  
 而詳講與國無相讐也補曰詳伴通史多有媾字句伴媾於秦此即趙策所謂不得已  
 而必媾則願五國復從約者此賓即擯讐一本作離秦齊合國不可為也已王其  
 聽臣也必無與講講與秦秦權重魏魏冉明熟言慮此是明且熟  
 故有謂元作又為足下傷秦者不敢顯也恐秦覺之天下可令伐  
 秦則陰勸而弗敢圖也見天下之傷秦也則先讐與國  
 而以自解也言與國為之非我也天下可令賓秦則為劫於與國  
 而不得已者天下不可則先去背諸國也而以秦為上交以  
 自重也如是人者讐王以為資者也而焉能免國於患

免國於患者必窮三節而行其上補曰三節即上文上太其次之說  
 不可則行其中中不可則行其下下不可則明不與秦  
 而生以殘秦生猶進言伐之不已正曰不能伐不能擯又不能媾必為秦所伐則誓鬪而必死不  
 與秦俱生以殘秦姚本註云而一作兩使秦皆無百怨百利惟已之曾安  
 已止曾則也言使秦見殘不擇補令天元作足下讐之  
 利害惟務止魏之殘以自安也無補令天元作足下讐之  
 以合於秦所謂讐王以秦為上交者是免國於患者之計也臣何足  
 以當之雖然願足下之論臣之計也燕齊讐國也兩國自宜  
 閱易昭再世相讐秦兄弟之交也燕齊與秦合讐國以伐婚姻猶兄弟也  
 此士欲為魏合燕齊以伐秦之難黃帝戰於涿  
 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至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

歷叙為之

元作以燕齊補伐秦黃帝之所難也而臣已致燕甲而

起齊兵矣臣又徧事三晉之吏奉陽君孟嘗君韓珉從元

口周最周韓餘為徒徒與為從而下之補曰韓餘疑即趙

有脫字不恐其伐秦之疑也又身自醜於秦與秦扮之

扮併也握也言合諸請焚天下之秦符者臣也次傳楚

符之約者臣也傳之欲使五國約閉秦關者臣也秦不

日燕策蘇代謂焚天下之秦符上奉陽君韓餘為既和

矣蘇修朱嬰此皆三晉皆陰在邯鄲臣又說齊王而往

敗之敗宋郭合天下共講因使蘇修游天下之語游揄

而以齊為上交蓋兵請伐魏兵齊臣又爭之以死而果

果次也

西因蘇修重報修在邯鄲齊之西臣非不知秦權元作

之重也然而所以為之者為足下也彪謂此非蘇代不

約從親如蘇秦時獨所謂行其上不可則行其中下為

不可用也夫伐秦不勝竄走求成之不給安能實之諸

侯見其敗輕之矣豈有聽其堅約之說哉蓋代之計專

以伐之為上而游辭以見其多策耳計不出於此也正

日按趙策五國伐秦章蘇代說奉陽君云云中有與此

章出入者知此必代之辭也三策並陳上則伐之中則

伐之敗也鮑說謬矣

葉陽君趙約魏魏王將封其子謂魏王曰王嘗身濟漳

朝邯鄲抱葛孽元作陰成以為趙養邑供養而趙無為

王有也王能又封其子河元作陽姑密元作乎趙惠文

有與此語同云封李兌子則葉陽君兌之臣為王不取

封乎補曰葉即奉之訛李兌也說見趙策



也魏王乃止

惠之十三年此十年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惠文正攻魏者亡趙之始也

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

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

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

趙而并衍齊齊秦王昭正曰賢而有聲者相之并猶兼

相助也言趙強矣兼得秦助正曰今國莫強於趙而兼

齊秦句王賢而有聲者相之句言趙強兼齊秦王既賢

而又有聲望者相之所以為秦腹心之疾也如此乃協

此士引喻明切謂春秋罪虞亦不悖秦使趙攻魏之事

無見或因其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言秦以魏者趙

之號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

之熟計之也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本傳齊閔驕故奔魏

曰見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

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

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惠文曰文願借兵以救魏

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

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

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

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魏

趙西為今趙不救魏魏軟盟於秦軟之是趙與強秦為

之蔽秦

之蔽秦

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燿游已奪矣不暇游觀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

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錯秦兵以因趙之眾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八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輸以王餉軍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眾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彪謂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邇而不偏其說燕也直而不倨與夫噤口虛喝者異矣補曰孟嘗相魏在齊滅宋前大事記附見於昭王十年詳見周策此事實昭王十三年秦紀秦昭二十四年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穰侯攻大梁秦昭二十四年攻魏至大梁此十三年乘郢北元作北郢郢楚別邑其北

魏魏王且從從順也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

齊得剛博並屬太山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剛城在兗州襄丘縣界愚謂剛博當即是剛壽正義

州縣云壽鄆以廣陶攻魏得許鄆陵以廣陶補曰得許上元

秦王昭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

鄆陵必議議其不當得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補曰魏昭

王十三年秦兵至大梁即取魏安城之役安釐王二年

秦魏冉伐魏走芒卯人北地遂圍大梁魏割温以和二

役皆冉相時而敗芒卯則冉將以伐此策當在其時大

事記載須賈說穰侯云云攻而不援秦兵必罷陶邑必

亡前功必棄天下計此章謂與須賈同一術亦以為此

而策已云得剛壽而不可曉也當考宛穰廣陶

說見趙策許鄆陵魏地見前秦得其地不知何時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趙岐以為周謂新城君曰夜行者

同語

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

秦攻韓之管後志河南管城註在京縣魏王發兵救之

昭忌曰夫秦強國也而韓魏壤言地與秦接秦不出攻則已

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此魏之福也

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

魏王不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

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

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昭

曰昭不昭考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與正是參

行也以諸國參考而行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

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

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猶言不可測也方其離也以

王之必也伐一不移伐則諸國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

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精猶以為

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者不如制元作趙秦

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濟不能獨從荆楚濟齊正

是未有稱齊為濟者字多傍水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言諸國合而競

秦王乃止彪謂隣國有兵救之卹隣之義昭王言是也

也要之從約堅則宜救猶救同室之鬪也無從約而

救之則是鄉鄰有鬪彼髮纓冠而往是豈不可已乎

芮宋魏人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宣

后秦王昭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委與而王不

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趙人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

后以地是欺我也故做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補曰姚

太后之養地秦王於秦芮宋云云與此文有

為魏謂楚王慎襄正曰索攻魏於秦楚以攻魏秦必不

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

矣故王不如順天下天下不欲遂伐齊與魏便地言以

齊地與魏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易兩便

戊國竟

卷之七

四三

管鼻之

魏人正曰註作鼻之名謬下兩之令翟強與秦

事鼻之不欲故謂魏王曰鼻之與強猶晉人之與

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劍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

急之今鼻之入秦之傳舍鄭食其傳註止舍不足以舍

之守衛之盛強之入無蘇於秦者言秦輕之無與為樵

蔽是言無強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秦待已已

人從之與秦事秦輕強矣欲其重之必令與秦事乃可正曰翟

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鼻樓鼻欲合秦楚外齊以輕

翟強鼻強不合而謂鼻令強與秦事者鼻容強為之秦

入鼻言故輕強此士蓋為強言以激魏王者也此當在

襄王成陽君秦昭十七年入朝者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

白珪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

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

故君不如安行安猶求質於秦質事有不留之驗乃成

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合則王重矣

安釐王昭王子元年薨王

秦敗魏於華華山在弘農華陰秦紀作華陽註亭名在

下華陽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為魏謂穰侯曰臣聞

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

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內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浚儀

大梁為三皆魏地正曰索隱云云梁卽南梁又說見齊

策十萬之軍拔邯鄲秦十二年拔趙邯鄲正曰魏惠

我國家

卷之七

邯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補日  
通鑑大事記在宣王二十九年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之所以國全  
 兵勁而地不并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  
 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為此臣魏大燕趙可法  
 而宋中山可無為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  
 晉國戰勝罽子地缺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  
 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梁之北此非但攻梁  
 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楚趙而講循猶  
順也以下文考之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見二楚趙  
國為秦用遂欲講秦不反覆思之也正曰循即術楚趙  
 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

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  
 而有質亦事驗也正曰索隱云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  
 於魏也願君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干常此言  
 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罽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  
 非計之功也天幸為多矣補曰漢史天今又走芒卯入  
 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  
 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  
 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為雖湯武復生弗易攻  
 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補曰一本三十萬  
 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下之始分以至於今未

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音陰穰侯別

即陶說則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補

見趙策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亟以

曰史願君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和必欲之則君得所

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至必爭事秦從

是以散從橫而君後擇焉擇其所與於且君之嘗割晉

國取地也何必以兵哉先割取時夫兵不用而魏效絳

安邑又為陰啓言得亡國以兩機盡兩謂得縣啓故宋

衛効魏自比二國尤憚秦兵出地而小已合魏合而君

制之補曰史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効單父

秦兵可全云云按此文明順姚註亦宜引從之正

義云故宋及單父是陶南道魏安邑及絳是陶北道索

隱云穰侯封陶魏効絳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通陶

開河東西河東之兩道此時宋已滅是秦將何為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

罷梁圍彪謂賈之說不足以已秦也為其為魏也過深

也秦豈信之哉秦行是何危之有且其為魏之過深也

適足以疑秦豈沮於是哉梁圍之解將別有故非賈力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訴謂王曰補曰一本

下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日子學三年反

而名母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

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

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所學將盡行之  
 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  
補曰姚本也作乎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  
 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  
 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  
 請殉寡人以頭周訴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  
 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  
 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  
 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  
 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

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  
 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  
 楚王項絕楚王入秦先楚至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  
 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  
 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  
魏相之善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  
應侯者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  
 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  
 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問  
 所安生平安窮平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



信侯曰樓公將入矣緩也侯其人欲與之議臣今從支期曰王急

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

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命王見而辭疾臣已恐

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

矣意雖道死行乎雖死於路猶將行長信侯曰王母行矣臣能

得之於應侯矣能使應侯止王之行願王無憂慮謂周訴之愛王也甚忠其論王也

其別賢智人也釐王不能聽而聽支期期豈賢於訴哉蓋期之所劫者事而訴之所論者理庸人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論也微二臣者釐其為楚懷歟

補曰為我為王以為秦以為魏之為去聲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

並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用不

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

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計不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得秦

封受其璽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

之授元作受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

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

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

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

以革也革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猶上善用勝矣

補曰正義云博頭有刻為梟鳥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利則為餘行也欲食則食欲握

則握握不食也食者行棊握不食也故史曰便則行不便則止今君劫於羣臣而許

戰國策

卷之七

四

四

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

行按猶止記四年有補曰史安釐王四年華陽戰敗後

段于子請于南陽以和此策云按其行通鑑綱目云

王不聽卒以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

相掣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元作且者年九十餘謂魏

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合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

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

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

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

任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

者以為秦之強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

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

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

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悒遽發兵日夜

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

虞卿謂趙王文惠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

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

而違者范痤也魏相補曰一本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

萬戶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

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

許諾使司徒本周卿此特司徒隸者耳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

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

范痤薄故也猶細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大王

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

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人市不

若以生人市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

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為之殺無罪

之痊痊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

夫國無用臣川言可任者補曰一木國內無川是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

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強秦襲趙之

欲襲言猶因趙之故態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

信陵君曰善遽言之王而出之十一年有與其以死車下元在趙策補曰從舊

在趙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

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

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所施厚積

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秦昭四十二年穰侯舅也功

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為親戚

兄弟若此而又况於仇讐之敵國也補曰一本今大王

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

戊國

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

承一弱主此十二年桓惠立八年矣補曰大事記云韓世家不載其事必是時韓王少母后川事也

愚按是時秦宣太后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專政韓亦然也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

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與大

梁鄰王以為安乎欲得故地蓋嘗喪地於韓今欲取之而今負強秦

之禍也補曰史負強秦之說據此則負當從特訓王以

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事必

就易與利補曰便事史並作更字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

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補曰史作絕上黨正義云

韓上黨從太行山西北澤潞等州是也則是復闕與之事也先時趙奢秦收秦於此

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鄰朝歌倍音背絕漳滏之水而以

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致

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面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

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補曰危隘史作真阨說見楚策若道

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

不敢也補曰大事記引正義云從河外出函谷關歷同州南至鄭州東向陳州則背大梁也大事記今

本作東向鄭州者恐因上文訛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

齊矣補曰衛齊皆在趙韓魏之東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

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堽津地缺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

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秦紀注河內卷有垣雍城補曰正義引括

云垣雍故城在鄭州原

武縣西北雍於用反

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

補曰正義云言韓亡後秦有鄭

灌大梁也大事記云

始皇滅魏果用此策

秦安陵魏之不欲攻韓

者與羣臣異故惡之

惡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

高陵屬琅邪此

以與昆陽葉陽鄰故秦久惡安陵

正曰高陵屬京兆與

葉陽今許州葉縣昆陽故城在葉縣北

舞陽故城在葉縣北

汝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

秦統舞陽之北

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

周紀註南國江漢之間又曰

正義云南國今許州許昌縣西南許昌故城

此時屬韓正曰

在魏之南故言南國大事記安陵在鄆陵縣西北則去

許汝不遠矣愚按韓公元繞舞陽

南國雖無危則魏國

豈得安哉

補曰魏國豈得安哉史作國無

受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

補曰史不

勢危矣魏不可以為非已地而不恤也

異曰者他

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

言都絳

以闢之闢入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

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

徐廣說彼文元無都字

補曰索隱云有廟曰都正義引

括地志云文臺在曹州死句縣索隱云文臺臺名大事

記不取者豈以他策有臺已燔游已奪

之云與此類特泛言之邪墮許規反

林木伐麋鹿盡

而國繼以圍

補曰大事記蘇王四

戰國策

又長驅梁北東至陶

衛之郊衛在河淇之間與陶接故范蠡亦云北至平闕魏記法在所亡乎

秦者山北山吳華之屬正曰史山南山北策無山南字疑缺文正義云山華山也華山之東南七國

時鄧州屬韓汝州屬魏華山補曰史大縣數河外補曰州以東至陝

之內謂蒲州補曰東至懷衛大縣數百補曰大縣數秦乃

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

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闕之無周韓以間之去

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補曰史作出此大事記從策文改異日者從之

不成也元作矣補曰姚云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

今韓受兵三年矣受秦秦撓之以講以求地韓知亡猶

弗聽補曰史識投質於趙質約也而請為天下鴈行頓

刃鴈行言以進以臣之愚補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

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補曰史之下有之無窮也非

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

從事乎王補曰史無平字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

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

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

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也補曰

天時大事通韓之上黨於共通其道不通他使將為

記從策城出入賦之云大事記從之正義云共衛州共城縣

寧懷州修武縣解題云是時秦初取韓上黨故蠶食其

地使與韓國中絕故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使

豈專為韓而已哉韓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

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賦征是魏重質韓以其

上黨也質有要也正日質猶共有其賦韓魏共之補日

策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

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

衛時已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秦輕之也正

楚趙大破魏齊甚畏皆為秦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

為臣之日不久記有與上二章相次彪謂言秦之情者

陵君之諫世家不載其從違亦不書與秦同伐韓取故

地必以其言而止也信陵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

勢使魏能用其計糾率楚趙竭力助韓則韓不至失上

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

以矯殺晉鄙流落於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之猶能收

合諸侯折強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

下雌雄之勢未可量也○愚謂戰國四公子並稱特以

好士之故黃歇亂人其事惡矣趙勝不能用趙奢廉頗

而割地以召田單受馮亭之嫁禍幾至亡國田文怒小

丈夫之譏而滅一縣不忍呂禮之嫉害而為宗國召兵

尚奚足言哉其合從難秦歇既敗劔勝僅合楚趙之交

以佐魏救獨孟嘗信陵兩戰敗秦文臨函谷無攻以求

楚東國而名義索然信陵存趙却秦義烈甚高河外之

戰威震天下且退讓不伐聞過能改其才與智皆非餘

子比也因大事記稱秦趙構難而戰長平之役此十七年正日秦謂魏王曰

趙之戰多矣此策時不可考不如救元作趙而構之秦構者合其戰也收趙而王不

秦趙復闕闕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

齊趙攻荆欲意或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

或國策

也荆齊在滎東不樂為待之也待魏之東正曰荆齊趙皆在魏東長之為之長

也待之待其事也欲王者此士願之之辭與上王欲焉不同也姚本長之下無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正曰注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

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韓所得魏地補平都君曰臣以

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

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

秦秦怒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

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

之割乎韓不畏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

善

樓梧約秦魏補曰姚註一作邵前有樓梧將令秦王

曰無遇於境謂魏王曰或謂非梧正遇而無相魏者秦

必置相不聽之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

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上者言處魏上而能使之從令若

且遇於秦而相秦者相秦是無齊也獨言齊者時君王

曰註秦必輕王之強矣無齊助故有齊者羣臣能得王不若

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補曰此

合於齊○將合之令平聲

十補八年此八年春申朱封謂魏王曰昔曹恃齊曹今

而輕晉齊伐矐莒矐疑扶風聚正曰此不相涉齊策昔

者莒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

哉國策

卷之七

七



蔡恃晉而亡此釐字即萊左傳公會鄭伯於

邾杜註釐城劉向引來牟作釐牟古字通而晉人亡

曹史曹伯陽十五年晉背晉宋滅之哀公八年正日即信

也繒恃齊而輕越繒禹後屬東海補曰姚本恃齊以捍

縣齊和子亂太公田和而越人亡繒哀六年莒人滅鄆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註鄆有貢賦之鄭恃魏以輕韓魏

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此或訛為齊鄭恃魏以輕韓魏

補補曰此伐榆關九域圖在平州界正日大事記安王

宜有魏字楚師于大梁榆關正義云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

榆關在鄭之南大梁西降使趙哀處原中山恃

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周君曰云云畧同

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補曰周策宮他謂

然說見燕趙等策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

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

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修上下不

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

年穀不登畜積竭盡而不可恃者補曰一本畜作或化

於利化猶比於患此猶臣以此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

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賓元作秦而久不

可知久猶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

乘之國即猶而以一人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

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身亡乎韓晉同待也補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國為強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

魏人音異其基補曰索隱云酈番趙三人並以六國時備有司馬食其慕其名也

曰慮久以天下為可一者慮久熟慮也是不知天下者也欲

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補曰茲公未

詳史夏侯嬰食茲氏注太原縣名春秋昭五年注莒邑者又地不相涉

不知此兩者又不

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

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為期言期約不實子何不

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

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從食其所資者從也而以資

子之讐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從惡之於秦讐秦也正曰時與人不可考

秦拔寧邑此二十年正曰秦昭王四十二年魏魏王令

人謂秦王昭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講元作講下同謂與秦講

魏冉曰王無聽無聽其講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

講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講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

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

正曰邯鄲趙都凡攻趙皆言邯鄲此策罷邯鄲必非報王五十

八年解邯鄲圍時事且秦紀書拔寧新中次年報王五十九年表韓魏楚救趙新中而秦兵罷不聞卒拔也是歲報王入秦而此云過二周攻王是一周無恙時也決為在前無疑寧新中非寧邑詳見趙策吳慶

吳人正恐魏王之講

元作

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攻王

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

近親也天下以魏為親秦故外之秦因攻

之王不近秦秦之所去

去猶遠正曰王非親秦乃秦之所欲攻去者

皆曰王

弱也

無秦之助王不弱二周

言實不弱視二周猶強也秦人去邯鄲過二

周而攻王者以王為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復示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

魏人非莊子所稱正曰

聞之中道

反衣焦不申

此於行路犯風日故焦頭塵不去

焦故不申濡潤乃申耳

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

於大行道也

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

曰君之楚將母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

之路也曰吾用多

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

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

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

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疑即霄正曰孟子記魏人若謂宮他日子為肖

齊王王庭正曰無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

曰不可是示齊輕也肖魏臣而假重於外夫齊不以無

魏者以害有魏者所不重為無肖是也正曰齊必不以

重也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令肖以王齊之求於魏

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齊

之資以得魏重肖當作霄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迎

且元作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

知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

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

知也能入不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

不可不忘也補曰史云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

願公子忘之也語尤簡潔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

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卒粹臣願君之忘之

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彪謂唐雖此十一年求救年

謂益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歟賢矣正

魏攻管而不下補曰管前策安陵人魏記註召縮高其子為

管守補曰秦攻韓管而得之縮高之子為秦信陵君使

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

持節尉尉之持節者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

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

或曰

命復猶重也信陵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

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守人其子之人正曰守字句補曰一本標一作人之所大

笑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王魏王臣秦王父教子背亦非君之

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

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正曰說見下今吾攻管而

不下則秦兵及我管在秦東可以捍魏正社稷必危矣

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補曰姚本此有也字無忌將

發十萬之師以告補曰姚本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

成侯趙主也安陵屬召陵召陵屬魏而此謂成侯為先君蓋先時兩屬趙魏故上曰猶魏受詔襄

王趙襄子補曰大事引作襄王見上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大府謂魏

敘事從容

受詔襄子而受魏之憲則此兩屬明矣憲法令也正憲曰大府之憲即受詔於襄子者上篇猶言第一篇也

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補正曰有常即常刑也不救國

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正曰亡人不得與焉今縮高

雖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

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

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

無違元作人臣之義矣正曰無違人臣者不事二君之義豈可使吾君

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

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

不通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拜所以謝也以安安釋其

而善處死夫以信陵之懷而好遂高不死必加兵安陵  
城破之日固不免死而以此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仁  
乎正曰信陵君賢而服義使其再聞安陵之辭亦將翻  
然而悔矣師不以直逞欲殘民決不為也縮高不忍須  
臾之死而成其過借哉補曰按上章無忌書謂王之使  
者潛安陵於秦而此策云云未詳管守子守之守使者  
大使之使皆去聲

魏王與龍陽君

魏之幸臣正曰幸姬也策言美人又云  
拂枕席此非楚安陵君鄢陵君壽陵君

趙建信君之比長孫佐輔于武陵

等詩用前魚字皆以宮人言之

共船而釣龍陽君得

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不相告也對  
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元作王  
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  
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

惡而得為王拂枕席

補曰一本今以臣凶惡按孟子惡  
人記謂醜貌人此疑衍凶字或之

字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

在庭則人避人於涂  
為之趨走避人於涂則行

者避補曰避一  
本作辟宜音關

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

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

褰揭也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

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

以不告為誤正

曰誤猶言誤矣當  
句然恐是諱字訛

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

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死及由是觀之近習之

人其摯詔也固矣

摯猶進其自繫元作繫也完矣覆

也言自託自結於王正曰高注明覆  
似亦作繫義按纂組類固結之義

今由千里之外欲

進美人所効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

我國策

卷之七

七

我謂欲進之人正曰為我用猶言如我寵上句而近習

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

用智之術也正曰此策不知何王未可以

或謂魏王王警四疆之內將出兵先其從於王者凡兵

從十日之內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旄旗之舟上繫

之以楚攻秦亦臣為王之楚王耳補曰一作臣之反而行

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即此曰子為我反無見王矣其欲

見考烈下十日之內數萬之眾令涉魏境秦使聞之以

告秦王莊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秦恐楚魏合故言魏兵自足不待楚也今詳春申在時

此及下二章元作韓

魏鞅魏人為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強而君用之弱也

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先春申用二十餘年未嘗見攻

今秦欲踰兵於郢元作隘之塞魏記所謂冥阨注楚險

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倍音背此昔者今則

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梧屬楚國

正曰漢侯國梧屬彭城與許鄢陵不相接左傳襄十年

晉師城梧及制杜註皆鄭舊地制即虎牢梧必相近此

時鄭為韓按史云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予秦秦

兵去陳百六十里以此參較則策有缺誤徐廣云陳在

楚徙都陳也割以予秦相補去百六十里言秦伐楚

臣之所見者秦楚鬪之日近元作已正曰元在韓策

或國策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輸安邑里名為之謂安

邑補補曰宜有邑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

彼固有次吾難敗之因遽置之令閻王言故立其次補

其法因遽置之○大事記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

監郡此策云云六國已遣御史監郡矣非獨秦也正曰

魏都安邑在惠王末徙大梁前昭王十年獻安邑於秦章次不當在此

景閔王安釐王子補曰名增元或謂魏王曰補曰孔

秦攻魏急始皇五年攻魏取二十或謂魏王曰補曰孔

然豈能賈於執政故無言焉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

焉曰國亡矣如之何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棄謂戰而

對曰云云下文並同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喪地用謂

割地賂之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死謂能棄之弗能用

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補曰孔叢子注言

地以攻守為易死其地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為今王亡

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

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賓元

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

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

不韋也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執政至於長輓者長

輓車也故畢曰畢猶與嫪氏乎嫪毒秦太后私人也此

言與嫪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

氏耳

氏耳

氏耳



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毐功因毒而割卑體以尊秦以因

嫪毐王以國贊嫪毐毒貴矣今又因之以魏助之也以嫪毐勝矣

以不取王以國贊嫪毐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

交最為天下上矣補曰孔叢子注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乃王以此交秦為天下之上

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言昔之交皆卒歸於欺今由嫪毐善

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毐時二人已惡

天下必舍元作合呂氏而從嫪毐則王之怨報矣正曰大事記以

此章附見於始皇八年封嫪毐長信侯之下謂嫪毐呂爭權畧見於此景閔元年秦拔二十城策言亡地數百里

亡城數十則此在後矣二年拔朝歌三年拔汲大事記所書則拔汲之年所謂秦攻魏急者蓋其時矣補曰大

事記曰子順進退有壘賢之風寧忍出此乎

秦王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

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

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

君因使唐雎元作且下同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

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十

年亡魏二十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

不錯意也補曰錯置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廣其地正曰設

辭易地實欲得之當識其意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

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

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

子之怒乎唐睢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

屍百萬流血千里唐睢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

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搶突也補曰太史公語本此說

苑作額地師古唐睢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

專諸之刺王僚也僚吳王昭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

也傀韓相見韓策及刺客傳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吳越春秋要離吳人

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倉鷹擊於殿

上補曰倉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

天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言之為言正且與臣而將四

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

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撓擾也正曰撓長跪而謝之曰先

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諭曉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

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睢自釐十一年請救

謂諸刺劫之上自曹沫以至荆軻皆不問道惟

若唐睢者可也為其激而發不專志於此也



戰國策卷七終

真和草書

